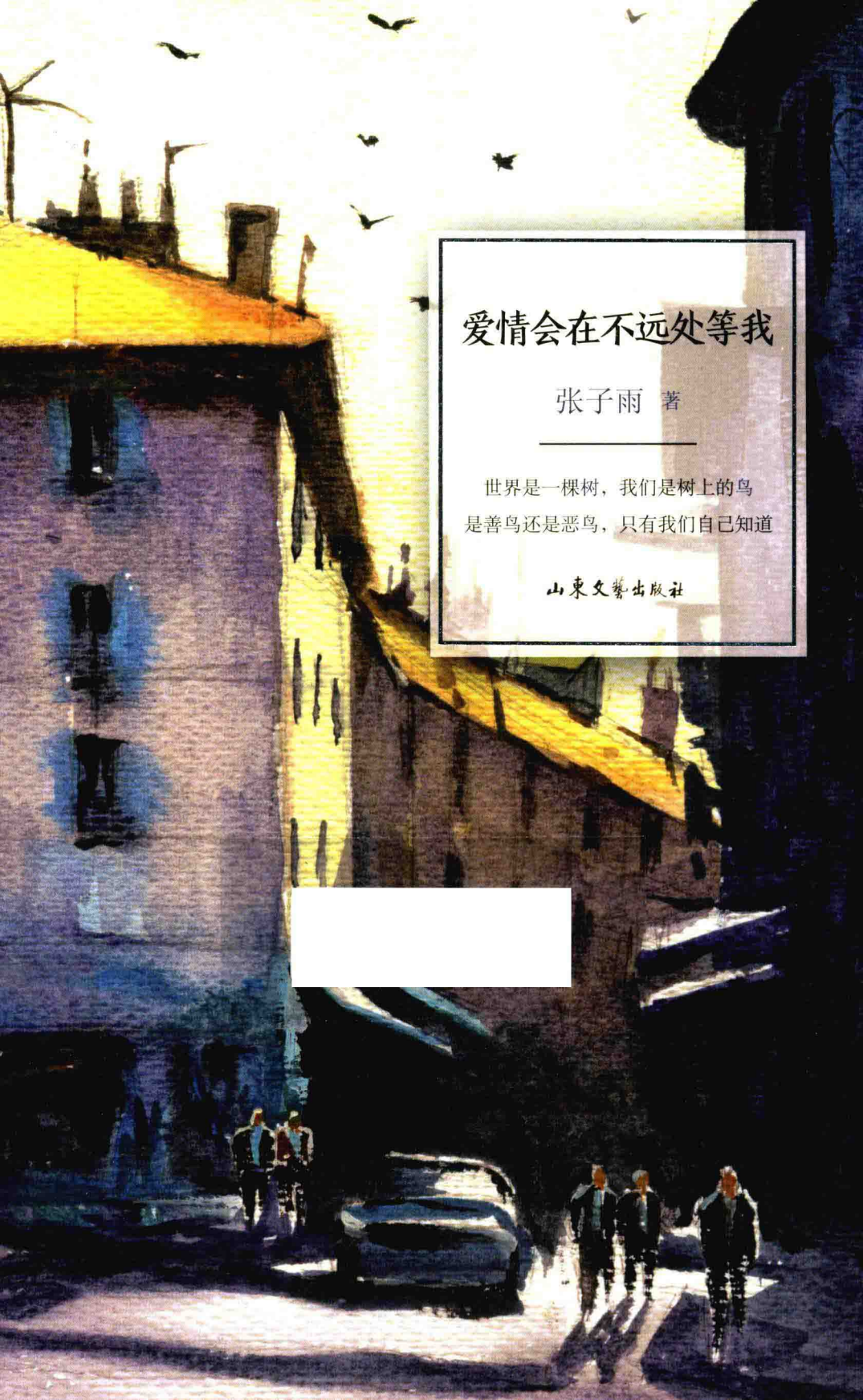




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

张子雨 著

世界是一棵树，我们是树上的鸟
是善鸟还是恶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山东文艺出版社

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

张子雨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 / 张子雨著. — 济南 :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6.3

(异乡者小说书系 / 郝庆军主编)

ISBN 978-7-5329-4972-4

I . ① 爱… II . ① 张… III . ① 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112 号

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

张子雨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页 / 2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972-4
定 价 35.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也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

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民、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它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 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 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

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

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

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

新都市中的小人物

——张子雨中篇小说集《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

疏延祥

张子雨的《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收了五部中篇小说，作为“异乡者小说书系”其中的一种出版。“新都市传奇”曾是评论家对张子雨小说的概括，这里的“新都市”表示的不是大城市，而是像县城这样的地方。对此，张子雨一度否定。但从张子雨小说人物活动的背景看，基本是准确的，尤其是考虑到张子雨大学毕业后一直工作在安徽霍邱县城，也就是“蓼城”“蓼都”，他自己的新浪博客就叫“蓼城张子雨”，这表明蓼城对他小说世界的建构，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传奇”就是故事，中国古典小说以及史传、笔记的原本写作特征，虽经过现代欧风美雨的洗礼和新时期先锋小说创作手法的冲击，并没有被完全颠覆，它至今仍是读者和作家追求的目标。

张子雨这部小说集的主要人物大抵是小人物。《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中的王维是一家小公司的下岗者，《春天里的警察李冉》中的李冉是一名刑警，《二手生活》中的谢生活是骑三轮在大街小巷回收旧货的人，《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中的杨槐树是一家小拍卖公司的经理——这些人不是大富大贵者，他们都是为了生活而奔波，或者都在平凡的岗位上忠于职守。他们有的可能不乏平庸，但都没有失去心灵的美丽，因此而令读者对他们心怀敬意。与以上这些小说的主人公不同，《贵妃醉酒》中的杨帆倒可以算个人物。作为某市法院的常务副院长，他的心灵世界，完全不及前面四

篇中任何一个主人公。

下面我们将逐一分析这些人物。

《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中的王维，下岗是因为替陈大姐仗义执言，而且还把原本属于陈大姐的下岗指标揽在自己身上。而要命的是，陈大姐后来却视他为路人。这像极了鲁迅小说中的启蒙者和民众的关系。下岗后，王维的女朋友文敏也与他分手了。就在这时，王维被李富贵老头讹上了。搀扶摔倒的老人而被讹，这种事情新闻中常播，一度是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水准下降的典型事件。张子雨是不是据此演绎成小说，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这类新闻对他构思这篇小说多少起了作用。

王维下岗后的生活来源，原本都要靠母亲接济，现在，平白无故又摊上了这种事，只好哄骗母亲，说要给文敏买戒指。他一边在医院服侍李富贵，一边在医院打份工，照顾一个即将离世的老人。王维的好心终于赢来了好报，那位被他照顾的住院老人甘清平，立下遗嘱，决定赠他十万元。本来，王维可以用这笔钱和文敏开店，而文敏也已做好了这种打算，可是，心存悔意的李富贵却在还王维账的过程中病情加重。王维在道义力量的激励下，决定将这十万元用来为李富贵治病，还要帮他圆梦，寻找失散多年的女儿。为此，他要求文敏装扮成李富贵的女儿，以便他安心而逝。王维在生活中，基本上是旁观者，但是在经历李富贵事件后，他竟然成立了“临终关怀志愿小分队”，入世的热情高涨。他原本的冷漠，在李富贵的良心与甘清平老人的善意中化解。

阅读这部小说，令我想起加缪的《局外人》。《局外人》中的莫尔索和王维有些相像，他们都是不认同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有距离感的人。其实《局外人》中的主人公并非是彻底冷漠者。他注意到养老院中的母亲情感上的变化；临刑前，他与现实世界虽格格不入却也心存眷恋。这些，颇有点孔夫子“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的意味。莫尔索的忧郁伴随着他，直到生命的终结，也始终未能摆脱。这源于他没有行动，没有在尘世的工作和善意中去发现美。而在这部小说中，王维却做到了。这是两部小说之间的显著区别。

《春天里的警察李冉》通过一桩案件和两个突发事件，书写了一个没

有结果的爱情故事。在税务局工作的女孩遥雪，通过诗歌创作结识了在公安局工作的李冉。李冉不仅业务能力强，人也不俗。他们的感情进展缓慢，遥雪在李冉心目中始终有一种神秘感。故事的高潮是李冉向劫持人质的罪犯魏强连开三枪，事后的舆论认为，他有暴力倾向。最终，李冉从这件事的阴影中走出。好警察李冉是看得见的，好女孩遥雪的形象似乎还不够清晰，除了她喜欢诗，并有意与李冉保持距离之外，读者对这个人物知之甚少。即使她为何与李冉不即不离，读者也不知原因，这是这篇小说令人遗憾的地方。小说中的神秘因素能给读者造成想象的空间，但有些可以交代的东西还是不要省略。

《二手生活》中的谢生活，出生后左臂就无法动弹，只有一只手能活动的他并没有自暴自弃，而是靠收旧货养活自己。三十岁时，贵州女子的欺骗，使他和养父损失四万元钱，受了如此打击的谢生活依然顽强地生活，依然定期向贫困大学生露露的银行卡上打钱，并且始终不透露姓名。这种善良，其中有爱屋及乌的因素，因为露露的母亲枫从小就是他爱慕的人。但默默付出这份感情，品德高出许多健全人，即此就令人尊敬。

为了治疗独自带女儿露露生活的枫的尿毒症，谢生活用三千元买了一部医院淘汰的血液透析机。请医生指导后，就可以在家里为枫透析，免除了枫在高昂的透析费面前难以为继的烦恼。不想，在私自为枫透析时，遭遇停电，枫死了。露露还告他，他成了非法行医、致人丧命者，不仅要坐牢，还要赔付巨额的民事赔偿，对此，谢生活没有进行任何辩解。枫死了，他甘愿受惩罚。

在这部小说中，如果撇去透析意外事件，谢生活无论如何都是使人肃然起敬的人。不管是枫，还是“槐树花”柳青清、余姐、杏花，都从身残而心不残的谢生活身上感受到一种力量，尤其是将“槐树花”变质的感情和谢生活纯洁的感情相比，读者更能感知谢生活人格的伟大。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中的杨槐树赢得了轻纺局纺织厂的拍卖权，赚到了一百多万，使本来困顿、艰难生存的小公司渡过了难关。这一切都得益于“鹏弟”一次又一次的提示，杨槐树才获得了轻纺局局长梅林的“信任”。实际上这是梅林丈夫精心布置的一个局，梅林的丈夫是房地产商，

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利用了杨槐树，最终拿到了梅林和杨槐树在省城宾馆“幽会”的照片。既然梅林“不忠”，他当然可以弃婚姻如敝屣。

小说在展示梅林商人丈夫阴险的同时，对于拍卖行的猫腻也给予了揭露。对于拥有拍卖权批文的领导，商人会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金钱、美色无所不用其极。梅林清廉，仅仅喜欢菊花，杨槐树就从送“菊花石”入手，一步一步地接近梅林。小说的现实性很强，商人的狡猾、梅林的高风亮节，都表现得比较透彻。

小说中，杨槐树家窗外的老槐树上有一个鸟巢，槐树一直想搞清楚巢里是一只什么鸟。看起来这个和槐树为拍卖钻营而风马牛不相及，事实上却深意存焉。一方面表示槐树的心灵中还存有柔软的东西，所以他在争取纺织厂拍卖权时还能为纺织厂职工的利益最大化考虑，又将原本打算给梅林的三十万元好处费捐给了患白血病的纺织厂职工的孩子；另一方面，这是一种象征，象征着杨槐树和苏红之间的感情。

《贵妃醉酒》可以算是反腐题材小说。一般写反腐题材，多是主角经济上有重大问题，贿赂数目惊人，但《贵妃醉酒》中的杨帆在这方面基本是清白的。他虽然缺少了年轻时对法律和法官职业的忠诚，但法律信仰还在，不会接受当事人的贵重礼物和金钱，他的情人魏莉在这方面有不干净的地方，他也一再提醒。可就是这样，他还是陷进了香港万宅公司设的圈套。因为万宅派来的美女公关周冰轮一方面打着市委副书记余峰妹妹的旗号，一方面又以才艺和厨艺打动他。杨帆乖乖地被周冰轮牵着鼻子走，利用法律的漏洞钻了空子，帮她把一起工伤的赔偿额从几十万降到七万，又施手段将水泥厂的固定资产连同土地让万宅竞标获得，使得万宅只投资三百万，就能轻松获取九千万的利润。前者造成钱贵自杀，法院赔了二十万，后者虽然有人举报，法院再审，挽回了五千万，但也给国家经济和荣誉带来了损失。张子雨在作品中借杨帆表达，感情也是一种贿赂，杨帆就是被美女公关的情色拖下水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我们对外经济步伐的加大，这类问题肯定会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贵妃醉酒》是有警醒作用的。小说结束时，杨帆很镇定，他不怕上级来查。在他看来，在中国贪污都可以被追究，但因行为懈怠而造成一个亿国家财产的流失，

是可以被遗忘的。果然，他停职不久，就被调到档案局当了副局长。对此，读者会愤慨。而张子雨呢，恐怕也只有无奈。

如果总结这五部小说主人公的性格和作者隐藏其间的情绪，我觉得忧郁、忧伤、悲痛是他们共同的特点。王维是一个有正义感和道德自律的人，可在生活中，正义被侮辱、被欺骗的人比比皆是。对此，他不能不伤感，忧郁成了他面对这种尴尬的现实的自我反应。《春天里的警察李冉》中，李冉本是一个好警察，可是在不明事理的一些公众的眼里，他成了一个有施暴倾向的人。面对这种误解，他委屈、忧郁、愤怒。《二手生活》中的谢生活作为残疾人，即便再坚强，私下里也会有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当他自我抚摸时，忧伤就会浮现。因为贫困，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养父得不到正规医治而死去。同样，心爱的枫在他的努力下，虽能维系生命，但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就离开了人间。他的伤痛和懊悔又能向谁诉说？杨槐树在做成梅林给的生意前，公司不景气，员工纷纷离他而去。他为了不可知的前途而奔波，而他心仪的米兰却攀上高枝，离他而去。工作和爱情的不顺心，使他情绪低落，总是压抑自己，时常忧心忡忡。《贵妃醉酒》通过两个涉及杨帆和周冰轮的案件，传达出作者深深的忧郁、悲痛和绝望。只是这份忧郁、悲痛和绝望埋得很深，不易察觉。

有人说，忧郁是一种高贵的情感。我觉得忧郁的人往往不是廉价的乐观者，他或她对生活保持着一种距离，因此能获得冷静、客观的视角，能看清光怪陆离的生活中种种不如意的东西。这些年来，我们的社会从重精神转变到重物质，在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种种社会问题，比如，人与人之间诚信的丧失、英雄的被质疑等，极端的还会互相猜疑，甚至像《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里那个房地产商一样，挖坑等着妻子往里跳。至于“人脉”这个词的流行也多是负面的，如《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中的杨槐树就是把梅林当成重要的人脉，接近她是为了生意。有良知的作家面对这一切，不能无动于衷。张子雨小说中表现出的忧郁、伤感恰恰是作家良知的显现，将种种忧伤、郁闷化成小说，就是责任心的体现。

也许是律师这个职业的原因，张子雨的小说往往具有侦探小说的因素。李富贵的身世，李冉遇到的神秘女孩和案件，谢生活生活的逆转，《树上

停着一只什么鸟》中的悬念设置，这都构成现代的传奇。而内质则是人性的探索，是对人的心理世界复杂性的揭示。如此，就使张子雨小说和单纯推理、侦探小说相区别开来。有意思的是，张子雨小说的侦探因素也是对先锋技法的继承，如迷宫的设置。但他却能从早期先锋作家的形式主义的迷障中走出。侦探小说形式的确增加了张子雨小说的阅读快感，但也正如评论家王达敏所说的，这也限制了张子雨小说审美空间的提升。

说到提升小说的审美空间，我认为风景描写是必不可少的。国外的契诃夫和普宁、艾特马托夫，国内的沈从文和汪曾祺在这方面都是成功的范例。我们读过《边城》后，可以忘记《边城》故事的许多细节，但边城的美是怎么也不会从心灵里抹去的。这就是风景的力量。风景描写还可以调节叙事的节奏，使得作者可以更加从容地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另外，风景还具有象征意义，如《边城》中反复提到的虎耳草。张子雨不是没有风景描写意识，如杨槐树眼中的鸟巢既是风景，又是象征，只是他的小说中这种文字太少，我认为这可以成为他今后小说写作努力提升的一个方向。

张子雨大学期间的专业是数学，毕业后却做起了律师，至今还是安徽霍达律师事务所的金牌执业律师。2001年他才开始写小说，多部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作家文摘报》等选刊、报纸选载，引起文坛和读者的关注，这本身也是“传奇”。

目 录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 001

贵妃醉酒 …… 043

春天里的警察李冉 …… 121

二手生活 …… 156

爱情会在不远处等我 …… 194

后记 …… 239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

当初杨槐树买房子的时候就是看中了窗外的那棵老槐树。他不知道，这样的小区怎么会让一棵槐树孤零零地戳在那儿，像姚明。它的旁边是泛滥的冬青树和恶俗的广玉兰。槐树确实不小，应该有五十多岁。杨槐树用胳膊一围就知道和他小时候门口那棵树年龄差不多大。

槐树主干向他的窗户倾斜，几簇新叶几乎挨到他的主阳台和窗户。看起来十分的亲切。

槐树一下子喜欢上它。售楼小姐也没费什么口舌就让他签了合同，得一便宜。这套房子一直没卖出去就是因为这棵树，嫌它影响采光。售楼小姐看到合同上他的签名笑了，敢情他叫杨槐树。据说开发商没砍这棵槐树，是因为听了风水先生一句话，说“槐树”音通“怀墅”。小区南边就是等待开发的别墅区，他是讲口彩的。

杨槐树买的房在三层，二室一厅，花去他所有的积蓄还要搭上他将来十几年的收入，当然，还有狗屁爱情。他在这个城市算有个“窝”了。在窝里不用穿西服打领带，不用把皮鞋擦得锃亮，不用装作优雅地说笑，不用盯着对方的眼睛做聆听状，特别是不用举着木槌喊：十万元一次、一百万元一次……在窝里可以清晰地听自己放屁，憋足了劲放。而且总有

一天他会当着米兰的面肆无忌惮地放屁。

他带着恶意地笑了。米兰当然也有窝，而且比他的窝不知大多少，可米兰敢在窝里使劲放屁吗？她不过是拿她的年龄和身体换来一个窝。现在两个人都有了窝，但都没有了爱情。

从阳台上看过去，槐树叶在微风中朝他眨眼。他朝着树叶深吸了几口气，槐树释放出来的氧气一定比其他树养人。那叶子绿得让他伤心。

后来他发现，槐树深处居然还有一个鸟巢，一个做得近乎完美的鸟巢。用细细的树枝编成一个椭圆，每根细枝没有疤痕没有分枝没有树皮，是鸟嘴加工出来的。这是一只追求完美的鸟。

他一直没见过这只爱美的鸟，只在清晨或者深夜听过它的叫声。清晨的声音悠扬、舒展，深夜的则短促、焦虑。他不知道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

入住后不久，就有业主动议把树砍了，说与小区风格不统一、落叶影响卫生等。杨槐树坚决反对，差点儿和动议的人打架。物业也说在城市里砍树要经过园林处批准，不然警察要抓的。杨槐树找到了市园林处，居然从那里讨了块牌子挂在树上：“古树保护 编号 1987 市园林处”。

杨槐树是一家小拍卖公司的经理。这个市里的拍卖公司多得他自己都不记得，拍卖公司卖出一件物品拿佣金，东西是人家的，所以是无本生意。生意场如抢劫场，抢的方法主要是钱或者人或者钱加人。你找局长我可以找副市长，你找到市长我可以找书记，你在市里找我到省里找，你给十万我给二十万。杨槐树哪有人家大公司的势力，而且在这个城市立足不久，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就拾一些“边角料”，比如法院扣押的旧摩托车、偏远地点的房产、一些过时的衣服，往往是赔本赚吆喝。但这也是不易了，毕竟他一个乡下的孩子挤入城市，毕竟这片天下是他和米兰共同打拼出来的，只是米兰有了更好的天下。

他知道迟早有一天米兰会离开他。米兰走的是一级级向上的阶梯，她踏上一级阶梯时眼光就已经在寻找下一阶梯。自己只是她向上阶梯的一级，而且是最基础的一级。当然，他也不傻，所以米兰常常说两个精明的人在一起“窝工”。患难时可以拧成一股绳，成功后就会抵耗能量，反目成仇。为什么不开辟出两重不一样的天呢？

当初俩人走到一起，是因为在公司里杨槐树是老总。在当时，杨槐树也可以算是这个异乡女子的靠山，尽管这“山”其实只是个土堆。这一点他非常清楚。

米兰做业务精，记忆超常，往往一次接触后再遇，就能准确地记住这个人的名字、职业、职务和电话号码，让对方很感动也很吃惊。杨槐树和米兰白手起家经营了这家拍卖公司，而且杨槐树通过了国家拍卖师资格考试，自我觉得也应该是个很优秀的人了。但他知道米兰只是公司的过客，也会成为他生命中的过客。

有段时间，他非常想让米兰成为主人，但米兰不干。她说这样会害了两个人。

米兰有自己的想法。比如她说：“等我们完成了资本积累，也该退休了。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不会这样长久地等待的。”

“我完全有条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为什么不呢？”

“如果有个梯子，为什么不用呢？只有傻子才会放着现成的梯子不用，自己踮着脚呢。”

“你说我们现在这叫‘业务’吗？和卖笑没什么区别。陪笑陪唱陪吃赔钱，就差没陪睡了。我的巨人啊，你在哪里？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女人的一生如股票。订娃娃亲是‘原始股’，自由恋爱是‘自选股’，嫁不出去只能‘配送’；二十岁以后是‘牛市’，三十岁以后就是‘熊市’；二十岁以后三十岁之前不抛出去就被‘套牢’；要‘解套’只能放血……”

有时说急了，杨槐树就和她辩论，“你说的‘巨人的肩膀’也许只是站在楼上看月亮，和我们这些站在平面上的有什么两样呢？微乎其微。”

“对月亮是微乎其微，但对看月亮的人不是。”米兰认真地对他说。

“这个巨人你找到了吗？”杨槐树竭力微笑着问。

“心若在，梦就在。我会找到的。”米兰依然认真。

“槐树，将来我们可能成为朋友，也许成为对手，但不会成为敌人。”在一次依然高亢的做爱后，米兰说。

杨槐树这时比较疲惫，不想和她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就“唔”了一声。

“你说的是吗？”米兰不容他回避。

“是朋友，床上的朋友。”杨槐树被逼急了，有些恶毒地笑。

“放屁，不许你玷污我的爱情。”米兰举起粉拳打他。

“为什么你不说‘我们’的爱情？你只是在意你自己，你一直都是这样做的。”杨槐树终于逮住她的一句话，发起了攻击。他们往往这样，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因为我的第一次是给了你！”米兰说这话时显得有些忧郁，“女人就是这样，总会对第一次的男人铭记在心，哪怕那男人是猫是狗是虎。”

那是在米兰进入公司半个月后，米兰谈成了第一笔生意，为公司拉到一批麻袋的拍卖业务，公司挣了三万元佣金。杨槐树请她喝酒，当然只是请她一个。米兰让自己喝醉了，理所当然地跟杨槐树进了他的出租房。事后杨槐树看见了床单上的红，淡淡水印般的红，他不相信这是她的第一次。他同时看见了她的泪。他觉得歉疚，对两个女子歉疚。那时杨槐树有女朋友。后来女朋友知道了他和米兰的事，他们分手了。杨槐树觉得千里之外的女朋友是水中月镜中花，所以也没觉得特别伤心。

“那我是猫是虎？”杨槐树有些心不在焉地问。她雄心勃勃，可惜错生为女人。有心计的女人要大大减少女人味，米兰除外。被这样一个女人早晚抛弃，杨槐树有些不甘。不过自己现在也没有精力和资本找一个替代品，而且超过米兰的替代品不好找。米兰漂亮得有内涵，不是那种第一眼看着漂亮但除了漂亮之外没有其他可读性的女子。另外让杨槐树欲罢不能的是，米兰是个懂得享受床上生活的女子。她总有很多奇思妙想让杨槐树觉得新鲜。比如她想做了，就问我们“拉风箱”好不好？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把做爱称之为“拉风箱”，让他欲望倍增。

“你是虎，而且是只不甘心的虎。等你具备了力量，你会吃了我或者把我赶出你的领地。你这样的一只老虎，是不会在意爱情的。”米兰给自己也给杨槐树披了件衣服，这样谈起话来显得严肃一些。

“但你是只圈养在笼子里的虎，有虎的外形却少了虎的野性。你的奋斗精神远不如我。”米兰又说。

杨槐树不得不佩服米兰的读人能力，“你就这么了解我？没有野性是因为缺少山林让我长啸。”他徒劳地挣扎了一句。